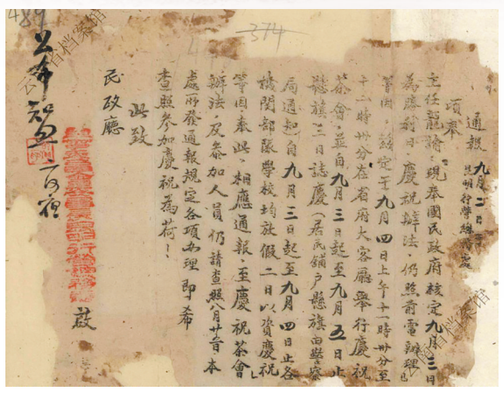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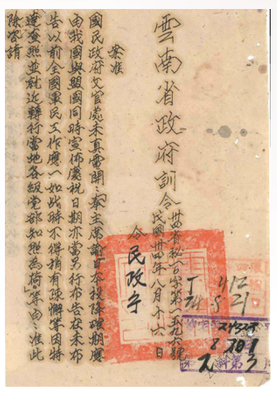
档案见证云南1945年九三胜利日

何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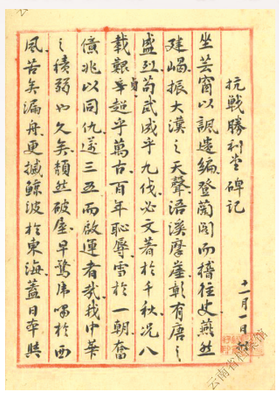
9月3日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纪念日，历经半世纪屈辱、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以空前的牺牲和坚韧的精神，终于迎来了胜利的血泪结晶。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关于抗战胜利庆祝日期给民政厅的通报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关于日本投降未宣布庆祝之前工作应一如战时不得松懈的训令



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所撰抗战胜利堂碑记（节选）

庆祝抗战胜利歌曲谱《祝捷》（节选）

本文图片均为省档案馆供图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瑞士和瑞典政府，托两国政府转达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日本愿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公告》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自日本投降消息广泛传播于云岭大地后，云南各界欢欣鼓舞，积极筹备庆祝事宜。尽管日本在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但由于尚未真正履行有关法律程序，且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却回避“投降”关键词，更未命令停战，日本投降尚不能完全确认，对抗战胜利的庆祝仍需保持一定克制。关于日本投降确切日期及庆祝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中有这样一份档案有所记录。8月16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发布训令，“日本投降确期应由我国与盟国同时宣布，庆祝日期亦当另行公布。在未布告以前，全国军民工作应一如战时，不得稍有疏懈。”

直至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于美军战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日本投降才真正从法律上得到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云南省档案馆珍藏的部分历史档案，真实记录下了那段欢腾而庄重的岁月。

9月2日，昆明广播电台邀请吴小秋、郑子骏、高子鑫夫人等票友汇台表演。9月3日起，昆明全城接连悬旗三日，各机关扎系松柏牌坊、张灯挂彩，各驻昆机关、在昆学校放假两天，各娱乐场所减低票价，以示庆祝。

民国时期的《云南日报》于9月3日发表纪念文章《全面胜利与云南一隅》，回顾抗战的历程与云南在抗战中的贡献，“暨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云南地位骤形重要，对外通路，只此一隅。而滇缅越交通线之开辟与维护，粮秣物资之供应与输将，遂为我云南同胞血汗之荟集……作战官兵、公教人员，男女同胞，均能含辛茹苦，敌忾同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无论物质动员、精神动员，对于国家似已尽相当责任。”上午9时，云南省庆祝抗战胜利日大会召开，各方面代表1000多人出席会议。省政府代表、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致辞。龚自知的致辞强调了云南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指出抗战胜利是“公理终于战胜了强权，民主终于战胜了法西斯”，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大会还向全国抗敌将士家属致书称，出征的丈夫或子弟将解甲归田或投身建国；向全国抗战将士致书，表达感激，赞其英勇战绩与至高牺牲精神，共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当天还鸣礼炮101响，驻滇中外军飞机凌空表演，举办同盟军茶话会游行、火炬游行等活动。昆明县（昆明市郊区）于5、6、7这三日在县城忠烈祠举行各界庆祝胜利联欢会，并公演京滇剧三天。

国立礼乐馆于1945年10月陆续再版的《凯歌选》中，一首《祝捷》歌记录下了当时庆祝抗战胜利的盛景。此歌由罗家伦作词、苏夏谱曲。“胜仗！胜仗！日本跪下来投降”，简短有力的话语，如一声声激昂的号角，宣告着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街头巷尾，“祝捷的炮像雷声响，满街爆竹，烟火飞扬”，五彩斑斓的烟火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人们满是喜悦的脸庞。而在广袤的田野、热闹的城镇，“漫山遍野全是人浪，笑口高张，热泪如狂”，人们相拥而泣，将积压多年的悲愤与屈辱，都化作了喜极而泣的热泪。除此之外，《胜利谣》《欢迎战士凯旋》《民间胜利舞》《日本法西斯已经投降》等歌曲，亦用激昂的节奏和欢快的音符，抒发了国人洗刷屈辱后的狂喜之情以及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对和平未来的深切向往。

为纪念“吾滇抗战军民”，1946年初，云南省政府决定将正在修建的云瑞公园中的“志公堂”改名为“抗战胜利堂”。抗战胜利堂的修建得到了全省人民的支持，各界人士纷纷捐资修建。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亲自撰写了“抗战胜利堂碑记”，千余字的碑文，追述了三迤儿女自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至抗战，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所作出的牺牲。碑记上书，“吾滇本素称贫瘠，此役亦共饱艰难，回溯决战鲁南，乃至受降越北，中经缅境会师，继以滇西驱敌，再接再厉，可歌可泣，行者既糜顶踵于沙场，居者复竭脂膏于蕃屋，惟驰驱之恐后，期胜利之空前，邦人君子，谓不可无以纪念也。”

1947年底，云南省政府还曾转请行政院拨款十亿元，用于补助重建在抗战中饱受摧残的腾冲，并将其设为抗战胜利城，以铭记腾冲作为中国抗战大反攻后全国第一个最先收复县城的光辉历史。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继续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在新征程中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篇章。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

惠通桥 作者供图

七彩云南 地名故事

回望老桥 追寻云南抗战历史记忆

于元平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期间，云南一度成为中国联通海外的唯一通道，这里山川纵横，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纵贯列峙，怒江、澜沧江、漾濞江南北奔腾，东西向的道路贯通面临着大江大河的天然阻隔，桥梁是冲破山川阻隔联通道路的关键。滇西的一些老桥就诞生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铭刻着民族抗争的烽火记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我们回首老桥的历史过往，追寻云南抗战记忆，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凝聚团结奋斗的力量。

惠通桥：烽火咽喉惠顾中华 通阻攸关抗战前路

“惠通桥”又名“腊勐桥”，位于今保山市龙陵县腊勐镇腊勐社区境内，静卧在崇山峻岭间，傲悬于怒江激流之上，是“中国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咽喉锁钥，“惠通”，取惠民通行之意。在日军全面封锁我国内地出海通道的背景下，滇缅公路成为对外联系的唯一国际运输通道。惠通桥东接施甸、西连龙陵，一桥跨两县，是滇西地区最早修建的钢索吊桥。惠通桥是中国抗战输血线的咽喉，同时也是日军切断中国“最后生命线”的核心目标。1940年10月28日至1941年2月27日，日军先后出动飞机168架次对该桥进行轰炸。在一次毁灭性轰炸后，日本东京电台曾高调宣称滇缅公路至少要因此关闭3个月，而中国施工人员经过快速抢修，“仅仅用了35个小时35分钟就再次通车”，一举粉碎了日军切断中国运输通道的企图。最惊险的是日军的突进夺桥和中方的炸桥阻敌。惠通桥是日军进攻昆明的唯一通道，一旦失守，日军装甲部队可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直逼昆明和重庆。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战场失利，5月3日日军侵占边境重镇畹町，惠通桥陡然从物资通道转变为关乎国运的生死防线。5月5日，日军沿滇缅公路突进至惠通桥西岸，日军第56师团派遣一部快速纵队化装成中国难民企图抢占惠通桥，因当时桥上突发交通事故，守桥宪兵为疏通道路鸣枪示警，日军误以为事情泄露开枪袭击，引起我方部队警觉。在危急关头，中国守桥部队在前线工兵总指挥马崇六指挥下果断将桥炸毁，将日军阻挡在怒江以西。惠通桥的炸毁，使日本丧失了唯一快速侵入云南包抄陪都重庆的机会。惠通桥遗址现保存完好，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功果桥：功勋熔就抗战胜果 炸不断的钢铁动脉

在澜沧江干流与沘江汇合处往南约4公里，江面趋于平窄，地势走向平缓，这里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孔道，自古闻名。抗战时期，这里建起功果桥，是滇缅公路跨越澜沧江的第一座桥梁，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由滇西深入我国西南后方的一道重要关卡。功果桥并不特指一座桥，指的是同处功果村的老功果桥、昌淦桥以及适应抗战需要建设的浮桥等，习惯上通称“功果桥”。1938年利用青云桥护岸作桥台建老“功果桥”，于当年3月1日动工，5月26日竣工，6月9日通车。这座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人员往来，更成为县内井盐运往保山、腾冲乃至缅甸等地的必经之路。为备战时所需，在上游700米处另建有一座设计荷载为15吨的钢桁构加劲钢索吊桥，是中国早期比较完善的刚悬索桥。为纪念桥梁设计者、以身殉职的工程师钱昌淦，故名“昌淦桥”。此桥的建筑器材运送过程让人动容，建桥器材由缅甸运进，器材进入国境后，全靠人背马驮转运。功果桥与惠通桥同为滇缅公路主要桥梁，是日军重点轰炸的目标，轰炸频率和强度为众桥之最。如今，由于下游功果桥水电站的修建，抗战时期的老功果桥和昌淦桥桥址已被上涨的江水完全淹没而永沉水底，但功果桥的名称留在了功果桥镇行政区划地名中，永远被人们铭记。

畹町桥：国门枢纽烽火砥柱 骄阳耀照铁血丰碑

“畹町桥”位于德宏州瑞丽市畹町镇，这座长不过百米的小桥横亘在畹町河上，桥北岸为中国畹町市，桥南岸为缅甸九谷镇。这里是抗战时期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又名“史迪威公路”）的交会点，为滇缅公路之锁钥，中印公路之纽带。“畹町桥”得名于桥下畹町河，是中缅两国的界河。畹町桥最早修建于1928年，为畹町河上一座仅能供行人、马帮以及小车通行的木板桥。1938年8月底，滇缅公路全线建成通车，畹町桥同期竣工，为单孔石拱桥，是滇缅公路中方一侧终点，为出入境关口，大量援华物资经畹町桥入境。1942年2月，为保障滇缅公路畅通，中国10万远征军从畹町桥走出国门开赴缅甸战场抗击日军。桥址附近现建有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和纪念碑，在畹町这个太阳当顶的地方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猴桥：藤索飞渡行如猿猴 通道另辟保障通途

猴桥遗址位于今保山腾冲，距离附近口岸大约1公里，地处临近缅甸的边境。猴桥记录了西南丝绸之路的千年沧桑岁月。桥下的江水两岸历史上槟榔树广布，故名“槟榔江”。这里藤蔓多、韧性足、质地佳，当地人以藤编成吊桥，行走其上，摇摇晃晃，通行时手攀藤索、脚踩藤桥，如同猿猴攀援其上，因名“猴桥”。这座桥与抗战后期中印公路开通有关。1942年12月，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为适应抗战需要，除驼峰航线外，亟须打通一条陆上通道，这就是后来开通的中印公路。公路修筑历时2年多，于1945年1月底全线通车，为抗战后期中国连接境外的唯一一条陆上物资运输通道，也是二战中举世闻名的军事运输线。

漾濞桥：钢索横铺叠桥江上 能人共创桥梁奇迹

漾濞桥与惠通桥、功果桥并称为滇缅公路三大桥，是西南交通线路的必经之地。桥下漾濞江水深流急，桥因江得名。据《修筑滇缅公路纪实》载：“漾濞河的河床都是一些流沙。两台柴油机掘机运到，改装成一吨汽锤的打桩机使用，每分钟打击30下。高效率的现代机械使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费用仅是人力的1/10，柴油消耗仅价值80美元。整个工期只有两个月。”在设施简陋、瘴疠肆虐、食不果腹的极端艰苦条件下，以徐以枋、谭伯英为代表的工程技术专家，带领起一批能工巧匠和舍生忘死筑路的滇西民众，在保家卫国的精神气魄感召和强大信念支撑下，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建桥奇迹。1993年桥被拆毁，现存左岸石砌桥墩和钢索塔。桥梁所在的“血线36公里”是滇缅公路全段中目前唯一保留使用的路段。

胜备桥：顺濞怒涛吞噬骨血 众志成城备战胜归

胜备桥位于漾濞县与永平县交界的顺濞河上，是滇缅公路的关键桥梁设施之一。该桥是滇缅公路连接漾濞、永平两县的核心枢纽，是滇缅公路现存较为完整的抗战遗存“抗战血线”的实物见证。1937年修建滇缅公路时，建造了3孔单跨10米的石台木面叠梁桥，在修桥过程中因突遇暴雨导致三四十名工人被洪水卷走，是建桥过程中的又一部血泪史，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御侮、舍身为国的生动写照。如同桥名“胜备桥”寓意的那样，这座桥就是为抗战胜利而作的准备，预示抗战最终胜利注定属于正义、不屈的中华民族。

［作者单位：昆明市社会科学院，本文为2024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地名里的美丽云南”（项目编号：SKP202438）的阶段性成果］

猴桥 作者供图

抗战烽火中的华侨力量

刘家绮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岁月中刻骨铭心的一页，一寸山河一寸血，侵华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在中国共产党的奋勇号召下，无数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与敌人殊死搏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了日寇撞得头破血流的钢铁长城。

国家遭难，为之献身的不仅有国内的四万万同胞，还有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远在南洋的爱国华侨。云南紧邻南亚东南亚且处于关键战略位置，抗战时期，许许多多的南洋爱国华侨前往云南共赴国难，陈嘉庚、梁金山、侯西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陈嘉庚：为国解难从不惧

陈嘉庚，（1874年—1961年），字科次，福建省泉州人。20世纪30年代，陈嘉庚就是南洋远近闻名的“橡胶大王”，陈嘉庚虽身在国外，他的心从未离开祖国半分，伴随着日寇入侵，陈嘉庚毅然投身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之中，通过抵制日货、鼓励华侨回国抗战、推动国内实业投资等实际举措支持国内抗日。

1938年，陈嘉庚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他一方面推动捐款工作，另一方面发动各个埠属会动员华侨汇款回国，仅在1939年一年时间里，南洋华侨给国内的捐款就多达一亿国币。同时，通过“南侨总会”的名义购买了阿司匹林等大量药物以及机械装备等大批物资，运回国内支援抗战。

1939年，中国的沿海重镇都已沦陷，无法再通过海运获得外部援助以及运送物资，与海外联系的有效渠道只剩下了从云南昆明出发的滇缅公路。由于滇缅公路地势险要，加上日军通过狂轰滥炸等手段进行绞杀，运送物资回国困难重重，急需一大批能够熟练驾驶汽车的人员。陈嘉庚先生于1939年2月通过南侨总会在南洋各地的华侨报纸上发布《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通告，并且专门针对司机的招募去南洋各地演讲，仅仅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招募到了3200多人，这些勇士便是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他们在抗战期间付出了巨大伤亡，用自己的血肉与生命为中华民族打通了这条命脉。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侨领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向祖国捐出了超过200架飞机，而其中100架飞机都是陈嘉庚个人捐赠，他在抗日战争中捐出财产多达15亿元，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巨大帮助。

梁金山：一腔热血护中华

梁金山（1882年—1977年），原名梁钢，是云南省保山市人，1882年出生于贫苦家庭，梁父去世很早，梁金山和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清末时他离开家乡前往缅北谋生，在缅甸摸爬滚打的日子里学会了选矿等一些技术，成为缅甸的巨富。

“九一八”事变之时，身为缅甸华侨协会会长的梁金山积极组织抵制日货等抗日运动。1932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率领下奋起抵抗，梁金山立即捐出白银4000两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给十九路军的战斗提供了有力支撑。

全面抗战前夕，为便利中缅两国的交通，梁金山耗巨资聘请国外工程师设计，购买各种建桥器材运往腊戍，再用骡马运到怒江桥工地。历经3年夜以继日的赶工，最终在怒江上架起了一座全长123米，宽6米的钢缆吊桥，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惠通桥，这也是第一座横跨怒江的汽车桥，成为了中缅交通的咽喉之地。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身居国外的梁金山带头成立了“中国缅甸华侨抗敌后援会”等爱国华侨组织，并且以会长身份全力组织力量支援祖国抗战。1941年，通过自己的金光汽车公司，自掏运费全力运输抗战物资，甚至将120辆汽车和1架飞机也捐献给祖国。

在日军占领仰光后，梁金山抛弃了在缅甸经营多年的家业，返回了他的家乡云南保山，带头创建中国侨民银公司，倡导侨资内移，调剂祖国金融，辅助经济建设，提振金融事业，继续支援云南抗战和地方文化事业。

1942年5月，腾冲沦陷后，日军企图通过怒江，占领保山而向昆明进军，为阻止日军东进计划，只有炸掉惠通桥。1944年4月，中国军队于滇西战场展开大反攻，中国陆军于6月4日收复怒江西岸的腊勐。同年中国决定重建惠通桥，梁金山又主动捐赠了一批物资。惠通桥建成通车，保障了前线部队的弹药运送，成为过江反攻的主要通道和后勤供应枢纽，为收复松山、龙陵和芒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侯西反：不顾艰险执矛戈

侯西反（1883年—1944年），福建省南安人，20岁南渡马来亚，后与友人合资创办振美、茶美、福利、裕益等商号，专营橡胶业。并在柔佛、彭亨广置橡胶种植园，20世纪30年代就已是橡胶富商。1930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协助陈嘉庚综理橡胶制造厂业务，出任《南洋商报》总经理，1936年又出任了亚洲保险公司副经理。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除大力募捐钱款支援抗日外，他还参与发动组织新加坡筹赈会，在新加坡组织抗敌锄奸团。“南侨总会”成立时，侯西反担任执行委员兼总务。因侯西反全面开展筹赈工作、组织抵制日货、惩办私贩日货奸商等多项救国行动，受到敌对分子陷害被迫离开新加坡。

1942年5月，日军企图跨过怒江进攻昆明，为大局考虑，滇缅公路的咽喉惠通桥被炸断，南侨机工们因此失业而失去了生活来源，许多南洋华侨也因躲避战祸涌入云南。侯西反亲至昆明视察难侨及失业机工的情况，他发起组织华侨互助会并被推举为理事长。同时组织筹款设立失业机工收容所，并开办侨光学校以解决归侨子女教育问题。

1944年11月10日，为了主持侨光学校新校舍落成典礼，侯西反乘坐飞机前往昆明，却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一代爱国侨领侯西反的人生就此画上了句号。侯西反为人性情刚直，疾恶如仇，心怀正义，陈嘉庚曾赞扬他说：“侯君品性对于服务社会，如调解纠纷，劝募捐款，确为特殊才干，他侨实难企及。”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本报地址：昆明市日新中路516号 集团办：64143341 编委办：64141890 经委办：64166892 全媒体编辑中心：64141286 舆论监督中心：64145865 邮政编码：650228 广告许可证：滇工商广字第1号 零售每份二元 云南日报印务中心印刷